



海慧儿 著

傍富者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命运之战，善良是战胜厄运、彰显和谐的基本力量

女人关爱女人 友情高于爱情 才华创造财富

有一掷千金的奢侈，有赠人玫瑰的豪侠，成熟、成功女人对于财富、才华的理解和运用，迥异于男人

书改编的25集电视连续剧《随女》即将开拍，将在北京卫视播出。



傍富者

海慧儿 著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傍富者/海慧儿著. —北京: 文化艺术出版社,
2010. 4

ISBN 978 - 7 - 5039 - 4351 - 5

I. ①傍… II. ②海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56233 号

傍富者

著 者 海慧儿

责任编辑 仲 江

装帧设计 刘玲子

出版发行 **文化艺术出版社**

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 52 号 100700

网 址 www.whyscbs.com

电子邮箱 whysbooks@263.net

电 话 (010) 64813345 64813346 (总编室)

(010) 64813384 64813385 (发行部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

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170 × 240 毫米 1/16

印 张 18.75

字 数 260 千字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039 - 4351 - 5

定 价 25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 随时调换。

傍字在现代汉语中并无贬义，只表近靠近、临近之意，用于方言、口语则有跟随之意。傍字带有主动自愿的含义，也就是说，相傍者是相互的。

财色互傍，钱权之傍，黑白互傍，它们之间没有高低尊卑之分，傍与被傍者不过是出于各自的原因、动机，采取各自的方式、手段，依靠各自的价值、强项，获取各自的目标、利益而已。

目 录

第一章 初识 /1

事业的困境，婚姻的失败，即使是北大毕业的才女，也难免走入人生的低谷。然而峰回路转，幸运之神终于从天而降……

第二章 结缘 /52

同月同日生，这个缘分使得老板和员工也可以情同姐妹；才与财结缘，女人也可以打开一个新天地……

第三章 真相 /102

逝去的恋情如流水，无法回头；通达的仕途做桥梁，难解尴尬。初恋情人、曾经的丈夫，这些让人烦恼的男人啊……

第四章 相助 /155

你给我一个机会，我还你一份惊喜；才华与财富相傍，提升的是企业品位，收获的则是人间真情：亲情、爱情、友情……

第五章 友爱 /231

有人以为你是小三，可你却是她的朋友；有人把你当做贪恋金钱出卖青春美貌的物质女，可你却是为了他人牺牲自己爱情的不幸者。

第一章 初识

姜鸣鸣习惯性地穿上了一件红色连衣裙，站在衣镜前，左看右看，好像有所不满，又脱下来，换了件黑色T恤，下配白色牛仔裤。自从她成年以来，服装颜色几乎像她的人一样简单，基本是红、黑、白，甚至她的鞋、包、饰品等都很少有第四种颜色。

她喜欢也习惯了简单的颜色和简单的生活，上班下班，送、接孩子，周末带孩子学琴，有闲时看本好书……她从不觉得单调、乏味，其中读书是她的酷爱。她尤其爱看长篇小说，每当她拿到一部好的长篇小说总想尽早知道故事结尾，却又不想故事很快结束，这个过程对她来说每次都是一种享受。她还特别愿意与书中的主人翁一起感受人生的喜怒哀乐，甚至飘飘忽忽地融入角色，与之同呼吸、共命运……

她的手提包总是很大也很沉，里面主要是她喜爱的读物，久而久之这些读物成了她固定的“朋友”，每当她等孩子放学或陪孩子练琴时，她就与这些“朋友”做伴，丝毫不觉无聊和寂寞。

她结婚后尤其是有了孩子，很少有大块儿时间集中阅读，所以一到寒暑假，她就尽快把孩子送到娘家或婆家，这样她就可以有足够时间在书籍的海洋里自由驰骋了。她曾经常渴盼甚至鼓动老公多值夜班，不仅免去几次在她看来是例

行公事般索然无味的肉体接触，更能使她在紧要关头同她喜爱的小说主人公水乳交融，在变幻与玄妙无穷的不同时空里，尽情地体味和享乐。

她并非讨厌孩子，更非反对婚姻，只不过时不时地觉得结婚是种多余，甚或自寻烦恼。她的很多同学和同事孩子都快上中学了，她才很不情愿，照本宣科似的嫁了人。从出生到现在，她始终认为自己的生活远不如小说里的五彩斑斓、波澜壮阔，她也一直是循规蹈矩、按部就班，从来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。

你或许会感觉她大概是个毫无姿色，甚至其貌不扬，抑或那类戴着黑边透明眼镜、老实木讷、保守平庸的女人，其实不然。

她身高一米六九，皮肤白皙，标准的鹅蛋脸，她的眉、眼、鼻、口、耳几乎都无可挑剔。如果单纯用漂亮形容她，你一定会觉得有些不足，但若冠以艳丽之类的又多少流俗了。总之她所呈现、散发出来的那种美感、那种优雅，绝对是与众不同的，也绝不是任何美女都能拥有的。

然而造物主赐予了她过人的容貌和气质，却一直没赐予她过多的欢悦和享乐。她有了孩子没多久时间就离婚了，虽然恢复了她习惯和向往的简单生活，却也添了些新的烦恼，就是不得不为生计奔波劳碌。

她在衣镜前照够之后，又穿了一双黑色坡跟皮拖鞋，这基本是她日常最讲究的装束了。她锁好门，到停车场开着她和前夫一起选的那辆黑色 QQ 来到了富丽大厦。

这是她第三次来这里了，前两次都被客客气气地打发了，她却还抱有一丝侥幸，事不过三，她想若这次仍然不能如愿就绝不再来了。

—

武多多抬起头看到了眼前的姜鸣鸣，她觉得这个气度不凡的女人尽管穿着很不入时，却透出一股她曾经熟悉和推崇的味道。

“你怎么又来了？不是跟你说了我不会买保险吗？”武多多语气里并无太多责怪。

姜鸣鸣淡淡一笑，没有搭话。

“我告诉过你的，对我而言保险一点儿意义也没有。你去找找那些上班族，

那些小资们，或许能有收获，你为什么不听我劝呢？”

姜鸣鸣还是微笑不语。

武多多开始有点佩服对方的执著和韧劲了，也多少有点喜欢甚至怜爱了。她示意对方坐下，呷了口茶：“你说我有一天真的病了，靠保险公司那点小钱能解决我什么问题？”

这回姜鸣鸣很快接道：“医保的好处还是很多的，比如……”她不厌其烦地说开来。武多多仔细端详着她，似乎没怎么认真听，当她说到“起码能报医药费”时才插了一句：“医药费有什么用？现如今能报的药不治病，治病的药都是自费，我是搞药的，这点比你明白。”

姜鸣鸣一时语塞，哥哥介绍她来找武多多时一再说武多多非常热情、大方，是个很好说话的人。现在看来好像不是那么回事。

这时武多多的手机响了，武多多看了看没接，问姜鸣鸣：“你还有什么更好的说词？”姜鸣鸣说：“您先接电话吧。”“没关系。”姜鸣鸣刚要张口，手机又响了，这次武多多看了一眼马上接听：“好，好，我这就过去。”说罢起身。

姜鸣鸣觉得再说多余了，知趣地准备告辞。秘书李玲敲门进来：“武总，您的麻友们到了。”

话音未落，三个打扮时髦的女人拥进来。

“哎哟，多多姐，电话都不接啦？”一个头卷大花，身着粉色套装，四十岁出头的女人用沙哑的嗓音向武多多打着招呼。

“咳，别提了，我老公忽然回来非让我去吃饭。”武多多不无欠意地应道。

“谁没吃过饭呀。”和沙哑嗓音女人同样身高，略微胖点，年龄稍大的那位声音尖脆地调侃道。

另一位身材高挑，皮肤略黑，但很有光泽，穿一件黑色丝质低胸吊带背心，脸上挂着一丝似有似无的笑容，一言不发，抱肩而立。

姜鸣鸣不禁多看了她两眼，其实前面两位长得都不难看，但不如这位抢眼，这位身段、相貌都堪称一流，而且透着一股冷艳，更让姜鸣鸣羡慕的是她的皮肤，姜鸣鸣一直认为自己过于苍白了，她觉得眼前这位黑美人才是真正健康、性感的。

这时李玲又进来说：“武总，张秘书来电，要不要给您接进来？”

武多多回了声“好”，拿起桌上座机：“张秘书，哦，我知道，这就走。”然后用商量的口吻对三位道：“要不你们也先吃饭？”

“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，谁没吃过饭呀。”岁数稍大的女人假装生气，用比刚才高几个分贝的声音回了一句。

武总手机又响了，她立刻举到耳边，十分温存地应道：“好的，好的，我马上动身，马上动身，是，是，请稍等，I LOVE YOU。”

“呦，真酸。”“真腻。”“大花”和“大岁”异口同声地起哄。

“就这样，你们多体谅，我最多三点回来啊。”武多多不由分说，拎起LV包就往外走。

“三点？！”“大花”和“大岁”又炸了。

这时冷艳的黑美人慢条斯理地开口了：“武姐，昨天可是您先让我们准时十一点半到的，我们分秒不差，您可知道，我半年多都没十一点以前起床了。”

“哎呀，小玉呀，我也不知道老公今天回来呀。”她搓了搓黑美人肩膀：“真是抱歉，要不你们转转国贸，喝喝茶，我尽量早回来。”

被叫作小玉的黑美人顽皮地眨了眨眼：“您不会陪您老公睡一觉再回来吧？”

武多多轻拍了下她肩头：“就你这张嘴不饶人。”然后无奈地问：“那你们说怎么办？”

几个人互相看了看，“大花”忽然向姜鸣鸣努努嘴，对武多多说：“她是干嘛的？”武多多恍然想起了什么似的：“对了，小姜，你会打麻将吗？”

姜鸣鸣有些不自在地回道：“会一点点。”

“那这样吧，”说着武多多从包里拿出一小捆钱，转向三人：“我让小姜先替我打着，你们边打边等我。”

“这还差不多。”这回三人不约而同地说。

“我替您打？”姜鸣鸣有点不明白。

“就是你。”武多多斩钉截铁，毫无商量余地。

姜鸣鸣有些嗫嚅：“可我，还有点儿事。”

“有什么事？你不是找我谈事吗？”武多多和颜悦色道：“这样吧，你替我打，在我回来之前，如果你赢了，多少钱你拿走，输了算我的，怎么样？”

“能怎么样？救场如救火，你也一点不损失。”“大花”一脸轻松、不容分辩地接了一句。

姜鸣鸣想了想对武多多说：“那好，您看这样行吗？要是我输了，您认头，我也认背，以后保证不再打扰您。要是我万一赢了，请您答应跟我签单，算是您对我的奖励。”

“成！爽！一刀砍在屁股上，就这么腚（定）下来了。哈哈哈哈……”武多多把钱往姜鸣鸣手里一塞，边笑边出屋，“哈哈”的笑声和着“咔咔”的高跟鞋声，居然很是动听。

武多多的朋友们大概习以为常了，对她的不辞而别毫不在意。

“大花”忙不迭道：“咱赶紧的，麻利地。”又突问姜鸣鸣：“噢，你叫什么？”

“我叫姜鸣鸣。”

“姜总的朋友还是客户？认识多长时间了？怎么从来没见过你？”

“大花”像查什么人似的。姜鸣鸣还没顾上答，小玉插言道：“别废话了，就你爱打听。”“就是，玩儿牌就说玩儿牌，打听那么多累不累。”“大花”接了一句。

姜鸣鸣笑笑，随着她们进到里面的一扇门里，原来是挺大的套间，除了卫生间还有两间房，走进其中一间，当中摆着一张电动麻将桌，上面扣着四张牌，旁边是四把椅子和两个茶几，茶几上的茶杯里已经放好了茶。

“大花”上前按了一下，“七，对面是东。”随手抓了一张牌：“我东。”然后坐在“东”的位置上。

姜鸣鸣最后抓了张“西”，坐在了“大花”对面。

姜鸣鸣不是特别爱打麻将，不过她的前婆婆是个麻将迷，且是个中高手。每天不打上几圈麻将不是这儿酸，就是那儿疼。因此家里几乎天天有麻局。有时凑不够手，姜鸣鸣就被大姑子拉去充数。次数多了她自然会打，虽说不上精通，却多少体会了其中奥妙。偶尔前婆婆还私下授她几句“秘诀”，说她好好练练定能成为一把好手。

李玲进来为大家斟满水，说了句“祝各位愉快”后走了出去。

“龙三、对四、天五、地六，另外断一门，加一番。上下喂三口互包。有捉五魁，四六捉，七对吊也算，都加一番。另外有跟‘庄’，跟上‘庄家’每人二百。还有大对和、单耍猴和杠滋也加一番。”“大花”像背口诀似的说完问姜

鸣鸣：“听懂了吗？不懂随时间。”

“懂了。”姜鸣鸣随口应了一句。其实麻将不论什么规矩都是以和牌为准，没什么难的，只是“码子”大小不一罢了。

“我们玩多大的？”姜鸣鸣接着问了句。

“一、二、四。”“大花”回得干脆，和得也干脆。头一把就和了姜鸣鸣点的门清断一门。

“大花”熟练地算账：“点门清一千六，断一门三千二。”

姜鸣鸣有点蒙：“我们玩多大的？！”

“大花”说：“不是告诉你了吗？一、二、四。”

“一、二、四……”姜鸣鸣狐疑地还没说出后面的数，“大岁”接道：“百。”

姜鸣鸣差点晕过去。她知道现在的打法名为“大包庄”，比较公平。但如果运气不好，输得也会挺多。前婆婆家一般都玩一、二、四块，过年过节长到二、四、八块，谁要是背起来一输也好几百呢。她乍着胆子以为这里打的是一、二、四十，这对她来说已经是史无前例了。

“我还以为是一、二、四十呢？”姜鸣鸣一边数钱，一边小声说。

“一、二、四十谁跟你耽误工夫呀。”“大岁”大喇喇地道。

“就是，一、二、四十也敢往这儿坐？”小玉带有一丝冷峭。

“你别有压力。”“大花”许是和了牌高兴，安慰道：“听着大，其实输赢也就一、两把的事，人人有机会。”

可能看到姜鸣鸣有点窘，小玉也找补了一句：“就是，没关系，反正也不是你的钱。”

姜鸣鸣听了不仅没踏实，反觉自己后背开始冒冷汗了。保险公司给她的标准是八百元一单，她至今一单也没签成，这儿几分钟就出去四千了。她一时有些慌神，她知道武多多的钱是一万整，如果都输了她怎么交待呀，这是多大一笔钱呀。刹那间她几乎不想赢的事了，只盼着少输些。

接下来几乎是别人打什么牌，她跟打什么牌，虽然没点什么“炮”，可架不住别人“捉”，她偶尔和两把也都是“屁和”。她的钱越来越薄，她也开始越来越紧张。

为了镇定自己，她喝了口茶，是普洱，很正宗，她又连喝了两口。没多久她

竟听见自己肚子里咕咕作响。她看看手机，居然两点四十了，这才猛然想起还没吃午饭。她看看其他三位都没什么表示，自己也不好说什么，默默数了数钱，还剩三千多。眼看武多多就要回来了，照这样下去她的单是没指望了，而且非常丢人，太不堪一击了。她开始懊恼当初没向前婆婆多讨教讨教，否则不会如此一败涂地。可谁想得到，麻将会关乎她个人的生计呢？

姜鸣鸣又喝了几口茶，虽然越发有些饿，却也清醒了不少。她渐渐想起前婆婆曾经教过的有关“口诀”和一些经验之谈：牌局未结束，说不准谁胜谁负，坏牌该弃就弃，别以小和赌“大炮”，好牌轻易别弃，要用“小炮”博大和。另外最要紧的是不要慌乱，要从容、谨慎、自信，而且该狠时要狠……想到这些，姜鸣鸣有了底气，陡然振奋起来。她暗下决心，要把这场牌局当作一次战役，她应该背水一战、绝地反击，不能消极防守了，要主动进攻，否则结果只会是输。她不能输，一定要赢，要积极努力，争取最后胜利。

她趁机器码牌的工夫站起来伸了伸胳膊，为三人倒了水，三人都客气地称谢。她自己也倒上水，又喝了几口。这时她已忘记了饥饿，只想调整好自己的心态。

这把很快结束，“大岁”放炮，小玉和了。之后换风，姜鸣鸣与“大花”调了个位置。小玉待姜鸣鸣坐定后友善地说：“快打立了吧？你确实差了点档次，这俩都是麻星。”“大花”半开玩笑：“去你的，假充善人。”“大岁”也附和道：“我们是麻星，你是麻精。”

小玉又对姜鸣鸣道：“真难为你了，我都觉得胜之不武了。”她看看腕上银色女款“伯爵”表：“嗨，真行，三点都过了，没准儿这武大人真和她省长老公睡上了。”

“大岁”接着说：“当领导的都会抓紧时间日理万机。”

她们的话姜鸣鸣根本没往耳朵里进，她现在一门心思就是和大牌。说来也怪，不知是换了位置的关系，还是姜鸣鸣拼命鼓舞自己，气场发生了变化。这把她起手就抓了三副条子牌，外带一对东风，二、四万，如果庄家打出“三万”，那就是“地和”了。

姜鸣鸣的心几乎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。照这里的规矩，“地和”乘六，庄家放炮普通和就是七千二，断门加一番就是一万四千四，如果真和了姜鸣鸣一

下就反败为胜了。

这把小玉起东，为了避免“跟庄”她出了一张“一万”。然后点了支细烟。

“你以为一万就没人跟呀。”“大花”也打出一张“一万”。

姜鸣鸣清晰地听到自己“咚咚咚”的心跳声。

“谁怕谁呀，五个一万。”“大岁”打出一张五万。

姜鸣鸣觉得自己身体都有点抖了，她快速抓起牌，是张“幺鸡”，立刻凉了半截，顺手打了出去。刚打完她就激灵一下，后悔不迭。“地和”没了，应该拆万字，奔断两门去呀，真够笨的，太不谨慎了。

过了两圈有人打了张“二万”，姜鸣鸣摸了张东风，跟了张“二万”。

“大花”不无调侃地说：“又开始跟着走啦？”接着打了张东风，姜鸣鸣没去开杠，因为“大包庄”开杠不和没钱，杠滋只加一番，和了也没多少钱，滋不成还破了门清。这时“大岁”打了张“四万”。

“大花”说了句：“万字臭街了。”姜鸣鸣本可以和，但她犹豫一下放过了。和了不过两千块钱，此时此地不算太多，她要争取和成更大的牌，虽然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但她的直觉告诉她机会快来了。于是她又摸了张牌，是“九条”，便把“四万”打掉了。

姜鸣鸣现在的牌是三个东风，二、三、四条，四、五、六条，六、七、八、九条，静等三、六、九条。可巧，小玉打出一张六条，姜鸣鸣没和。一是“大花”跟得快，三条；二是她觉得钱依然不多。“大岁”也打了张六条。姜鸣鸣抓，是九条，她飞快地算了算，“提拉”全算是六千多元，离她的目标仍有距离，她想了想，打掉了一张东风。

可能真有神助，也可能麻将就是有鬼，姜鸣鸣又抓了两张九条，毫不犹豫打掉了另两张东风。

“咳呀，我的姐姐，你这么打下去哪辈子能赢呀？”小玉不无担忧地说：“赢你这样的人真有点欺负弱小。”说着又点了支烟。

“大花”说：“没关系，你的任务就是陪我们。”

“大岁”马上接了句：“没错，输赢都没关系。”

姜鸣鸣笑笑说：“我学习、我学习。”说着抓了张九条，她琢磨了一下，打掉了一张六条。

小玉道：“你熟张还真多，可你跟来跟去地和不了牌呀。”边说边打了张七条。姜鸣鸣真想把牌推了，但她忍住了。一是跟刚才比没什么大变化，如果是“幺鸡”她就不客气了，二是她对小玉似乎有了点好感。

“大花”抓了张字，随手打掉，像上课般地说：“‘大包庄’一方面不轻易点大炮，但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，是在不点炮的基础上尽量多和牌。不过你已经不错了，没怎么点大炮。要知道能和我们打牌已经是你的荣幸了。”

“大岁”打了张四条，附和说：“是呀，我们是不随便和陌生人打牌的，我妈早教过，不要和陌生人——玩儿牌。”

“你们俩真能嘚吹。”小玉看看表：“哎，武总也真够可以，还不回来。”“大花”、“大岁”又跟着东说西说起来。姜鸣鸣充耳不闻也毫不在意，她全神贯注盯着牌，只听得见自己的心跳声了。

再过了两手，姜鸣鸣抓了张五万，她一下子忽然僵住了似的。这时几乎已没什么牌了，如果打出去点了可能很大，即使不大恐怕也没什么机会力挽狂澜了。可她如果真的再弃牌，她也前功尽弃，无力回天了。她仔细看了看桌上的牌，已有三张四万，一张五万和三张六万，其他万字牌也很多。估计能和尤其是捉“五魁”或单吊的可能性不大。富贵险中求，她一闭眼，咬咬牙，爱谁谁，听天由命吧。“五万。”她此时已听不见自己的心跳声了，全身血液仿佛都凝住了，真比高考还紧张，比等录取通知书的时候还磨人。

“你没病吧？！”三个人异口同声地说。

没人和。姜鸣鸣下意识地捂了下胸口，万幸。

“你的胆儿也忒大了点。”小玉的语气听不出是讽刺还是鼓励。

“你能不输钱吗？”“大花”倒挺温和地，说：“我要是不打丢一对二万就和你这五万了，断门七对捉‘五魁’你知道多少钱吗？你真行，还有你三手牌，你怎么还敢打这张牌？听多大呀？”

“大岁”也有点儿不解道：“你不是早弃了吗？怎么这会儿又冒出个五万？”

三人互相看看，小玉说：“俺有点儿不明白了。”说着打了个熟张。

“大花”说：“我也别得瑟了，不怕一万就怕万一。”然后说教似的放到桌面上一对“幺鸡”：“你看，这时候该拆对儿就得拆对儿，该弃听就得弃听。”边说边把一只“幺鸡”放进牌桌中央，轻松玩笑道：“后半夜的小鸡鸡，看你还能‘喊’

(吃)不‘噉’(吃)。”

“我是‘噉’不动了。”“大岁”说着就伸手去摸牌。

“我——和了。”姜鸣鸣尽力保持平静甚至有点胆怯地轻轻推倒了自己的牌。

“嗯，你和了？”小玉好像有点不信，继而大惊：“哟，全断门，还一条龙！”

片刻寂静。“什么？全断一条龙？！”“大花”睁大眼睛：“怎么可能？你、你、你不是打过‘么对’吗？你、你、你这简直是胡玩呀？”“大花”声音渐高，脸开始涨红，既羞且怒。

“咔咔”的高跟鞋声由远而近。

“谁呀，谁这么大声？输了吧，哈，哈，哈，哈……”武多多闪进门来。“我靠，这么大牌？谁点的？”她的声音一点不比“大花”低。

小玉冲“大花”努努嘴，然后又点燃一支烟。姜鸣鸣此时发现她抽烟的姿势非常优雅。

“整个一不会玩的。”“大花”愤愤道：“我弃了，给点了。她自己打过又和回来了，完全是乱打胡玩。”

“大岁”公平地说：“那是人家的权利和自由，人家不是胡玩是和——了。”

武多多继续大声道：“哇噻，门清一千、断一门两千、断两门四千、断字八千、龙乘三，一共两万四。别废话，拿钱来！一级棒！哈哈哈哈……”

“睡美了吧您。”小玉边调侃边去拨拉姜鸣鸣推倒的牌和打过的牌。

“大花”一脸愤懑地从手边数了四千块钱，又从包里拿出两个整捆，一并扔到桌上：“什么人呀，我还可怜她哪。”

“大岁”很快接了一句：“可怜之人必有可——可怕之处。”

“张婷呀，张婷呀，该是你停停的时候啦，哈哈哈，一年到头你赢好几十万，点一把炮你就叫，叫什么你，哈哈哈。”武多多边笑边敛钱。

“不习惯。”

“不习惯？”武多多问：“有什么不习惯？”

“大花”说：“不习惯输，更不习惯跟生人玩。”

姜鸣鸣有点不好意思：“其实我真不太会玩，纯粹是瞎蒙，对不起啦。”

“得了吧你，会和回头牌还说不会玩？”“大花”丝毫不买账。

“别这么没风度啊。”武多多说：“愿赌服输，再说谁没和过回头牌？很正常嘛。”

“大岁”道：“就是，就是，正常，正常。”

“这位姐姐还真不是不会玩儿。”小玉认真地说：“而是太会玩了。”说着转向“大花”：“人家是‘地和’的牌，咱们早点八百回了。人都没和，断出咱们都不要饼和万，人家才憋大的。听说过猪鼻子插葱装象，没听说过象藏鼻子扮猪吧？人家是真正的高手，咱看走眼啦。”

“大岁”恍然道：“哦，扮猪吃老虎啊！以为碰上一面瓜呢，其实是切瓜的，高、高，实在是高。”

“高什么高？”“大花”不服：“谁说我不要饼和万，我不打丢，她那‘五魁’早点飞了。我就不信邪，有本事再来。”

“我不来了。”姜鸣鸣本能地站起来，这时才发现自己两只手已经湿了，赶快在裤子上擦了擦：“我真的不行了，早就快虚脱了。武总，您来吧。”

武多多说：“你别怕她，她就这德性，没大关系，你接着来。”

“不了，武总，我还有事，好在没输。要不您先玩儿牌，我明儿再来找您签单。”

“你可不能走。看来你是我的福星，这么多年我就没赢过她，今天我得好好报报仇。签单不算事，回头我跟你签十个——不，签二十个单，包你满意。你继续来。”

“不、不。”姜鸣鸣连忙摆手：“武总，我真玩不了，再说我、我都快饿晕了。”的确，姜鸣鸣现在感觉自己已经饿得前心贴后心了。

“哦，你没吃午饭吧？怎么不早说呀。”武多多下意识看看腕上的“江诗丹顿”，已经快四点了。

“人家几位都没喊饿，我也就没好意思说。”姜鸣鸣小声道。

“噻，你哪能跟她们比呀，她们都起得晚，而且都跟猫似的，叼两口就饱了。”武多多说着向外面喊道：“李玲！”

李玲应声进来。武多多吩咐道：“定两张十二寸的匹萨，一张至尊、一张海鲜的，四份烤翅、四份蘑菇汤……”

“武总，我吃不了那么多。”姜鸣鸣忙道。

“不是给你一个人要的。”武多多看了一眼姜鸣鸣：“你真够实在的。其实她们几个这会儿也差不多饿了，而且都酷爱匹萨，再说晚饭还不定什么时候吃呢。你没看有人点了大炮不服？今儿这牌局还不定几点散呢。这样吧，你待会儿坐我后边看着，我来跟她们继续战斗。”武多多边说边坐下来把牌推进机器里。

姜鸣鸣听说很快就能签单，甚至能签二十个，自然十分高兴，那对她来说是种真正收获。可武多多那句“还不定几点散呢”又让她有些忐忑，心说这人真是越有钱越有闲，好像也越没谱。

这时“大花”说道：“今儿可不行，说什么也不能超过五锅，天天回家那么晚我们那位不泡歌厅才怪呢。”

武多多挑战似地说：“你是知道今儿不是你打牌的日子吧？”

“大岁”马上接道：“这是她一贯风格，见好就收，见不好更得收。”

小玉轻描淡写地说了句：“哪儿，今儿是她收公粮的日子。”

“去你的。”“哈哈哈哈哈……”“呵呵……”几人边说笑边重新打起牌。

姜鸣鸣踏实了许多，她算算已经打完四锅，估计再有两个小时就该结束了。再熬会儿吧，机会难得，何况最难挨的时候已经过去了。

要的东西很快送来，姜鸣鸣问清其他三位每人吃什么，并挨个送上汤之后才坐回武多多身后。蘑菇汤很好喝，匹萨此时吃起来也更觉美味。

姜鸣鸣小口吃着匹萨，不禁想起女儿诺诺，女儿最爱吃匹萨了，但她很久没带女儿去必胜客了。其实她对匹萨感觉一般，认为不过是一张面饼上堆了各种馅儿，大概是意大利人不会烙馅饼才用了这种简单的办法。不过她觉得匹萨凸起的边沿部分很好吃，有一种芝士与面粉结合之后产生的特殊香味，这是中式馅饼没有的，而带馅儿的地儿这种香味反而不明显了。可能匹萨的面和的时候就加进芝士了吧，她甚至认为如果不是这点，匹萨简直就没什么可吃的了。女儿诺诺非常爱吃带馅儿的部分，每次都把边儿剩下，自然每次都是她给吃掉。是不是吃剩边儿吃惯了才觉得匹萨边好吃？她忽然一闪念，向其他人看看，发现她们几乎都跟女儿一样只吃中间部分，剩的边随手就放下甚至直接扔进了纸篓。她苦笑了笑，一阵发酸甚至有点心疼，唉，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呀。

当然，她这会儿不会真生什么气。她也一向很少生气，她从不贪图什么，更不会强求什么。她始终相信属于自己的就会拥有，不属于自己的千方百计也